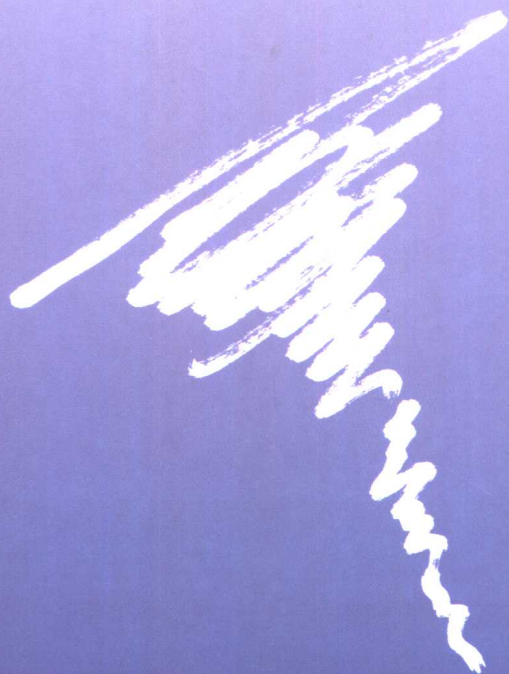


梧桐 著

在海那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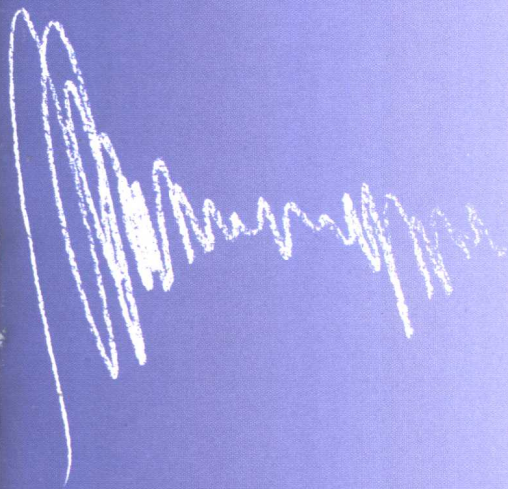


长虹出版公司

在海那边

梧桐 著

长虹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海那边 / 梧桐著. —北京:长虹出版公司, 2002
ISBN 7-80063-104-4

I. 在... II. 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0596 号

[本书故事,完全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书 名: 在海那边

著 者: 梧 桐

出版者: 长虹出版公司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邮政编码 100035]

印刷者: 海军政治部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

经销者: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25

印 数: 1—3000 册

字 数: 13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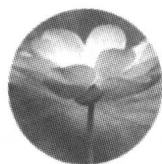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63-104-4 / I·31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调换)

定价:16.00 元



目 录

1	第一部
59	第二部
167	第三部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第

1

部



MAE65/08

1

故事从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北京开始。

隆冬季节，正是午饭时分，北京社区第一医院的食堂里人声嘈杂。在靠近窗户的一个饭桌旁围坐着几个年轻的女孩子边吃饭边聊天，她们是燕都医科大学的四年级学生，正在这家医院实习，一年半后就要毕业了。

燕都医科大学坐落在护城河边，是国内著名的医科高等学府，云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强手。这所大学的特点是学制五年，从三年级开始，各系学生就要分散到市属的几家大医院进行临床实习。临床实习，就像个正规医生一样，内、外、妇、儿各大科室，门诊、急诊、手术室、病房，都要走一遍。记病历、开药方、做手术，一样也不能少。

“丹羽，你的林嘉伟再过半年就毕业了，分配有着落了没有？”一个戴眼镜的圆脸姑娘问一个梳马尾巴辫、大眼睛的女孩儿。

“他学习一直是前几名，老拿一、二等奖学金，应当没问题。不过他说他想考 TOEFL 联系出国。”那个大眼睛女孩回答。

“医学院毕业出国，不太容易吧？”

“他说他的美国堂兄可以帮他，能为他提供经济担保。”

“你什么时候带他去见你爸妈？”又一个剪短发的姑娘问丹羽。

SEA Hai Na Bian

“这个新年放假的时候我带他去我们家，等寒假时我跟他回他老家见他父母。”

“他是哪儿的人呢？”

“福建长乐人。”

“这么说你俩的事就算定了。”

“是呀，谈了三年了再不定？”

“说不定哪天你也去美国了。这几天怎么没见他过来看你？”

“有三四天了。”

她们谈论的林嘉伟是燕都医科大学毕业班的学生，是那个被叫做“丹羽”的女孩的男朋友。

嘉伟是福建长乐人，长得白白净净，胖胖乎乎，一双机敏的大眼睛透出他特有的智慧和诙谐，目前他正在第三医院实习，半年后毕业。他的家乡长乐是中外闻名的华侨之乡，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海外关系，越洋谋生的历史在长乐源远流长。清朝末年，嘉伟的叔太爷被洋人像贩猪仔一样卖到美国作苦力。如今，老人家的后代在美利坚的国土上繁衍生息，世代相传。就在嘉伟上大学的那年，他的远房堂兄，他叔太爷的重孙嘉耀带着太爷爷、爷爷的遗物和灵位回国省亲，和小自己几岁的嘉伟结为莫逆，口口声声要嘉伟出国。“来美国吧，来美国吧。来美国看看，开开眼。”嘉伟面对照片上的摩天大厦，自由女神，也有些心动神摇。

吃完饭回宿舍的路上，她们还叽叽喳喳地东拉西扯，忽然看到了班主任韩老师。

“丹羽同学，你现在跟我到办公室来一趟，谈点事。马上。”听她的口气有点神秘又有点焦急。同学们回宿舍，丹羽跟着韩老师一边往老师办公室走一边暗自思忖，韩老师找我干什么呢？韩老师是丹羽所在班的班主任，两年前从部队转业到第一医院当实习医生班主任。大学里的班主任与中小学里的班主任有天壤之别，她日常清闲得很，记考勤，查查教室宿舍卫生，和同学也没过多来往。

丹羽一进办公室的门，就觉得不对劲。办公室里除了韩老师、实习部主任朱老师，还有嘉伟所在第三医院的实习部主任沈老师、燕都医科大学校本部学生部主任史老师，还有两个身着制服的警察。怎么了，我惹上什么官司了吗？嘉伟出什么事了吗？丹羽在心中做了一万次假设。

“丹羽，你坐下，别紧张，我们只是找你了解一点情况。”韩老师搬过一把椅子给丹羽，还递上一杯水。先是史老师笑盈盈地问：“你和正在第三医院实习的毕业班的林嘉伟是一对朋友，对不对？”“嘉伟是我的男朋友，这有什么不对吗？”“在恋爱问题上，我们不发表意见，只是林嘉伟前几天因触犯法律，被公安机关拘捕了。”第三医院的沈老师告诉丹羽。“啊？！不可能！”闻听此言，丹羽的脑海中犹如无数道闪电劈过。“嘉伟你们是知道的，他表现一向很好的，是学生会干部，经常得奖学金。”“这些我也知道，可感情不能代替法律，他触犯法律是铁打的事实，这里面的具体情况由这两位公安局的同志向你介绍。”

从公安人员的长篇介绍中，丹羽知道了事情的经过。

SEA Hai Na Bian

上个月，嘉伟的一个远亲从福建来找嘉伟，说自己一个什么人已经到了癌症晚期，家里没钱治病，只想托嘉伟搞几只“杜冷丁”在病人死之前止一下痛。

杜冷丁，是一种毒麻药，给人注射后可以止痛，并能产生一种奇妙的欣快感，在临床上多用于癌症晚期病人或极端疼痛疾病病人的止痛。由于这种药有成瘾性，长期使用能让使用者上瘾，难以戒除，故禁毒组织将其定为“毒品”，禁止私下买卖，就是在药店也难觅它的踪影。在医院里，对这类药品一律施行特殊管理，开药时用特殊格式的处方——红处方，而且必须有主任医师在内的两名以上的医生同时签字。

“你要杜冷丁？要多少？这药难弄。”“我知道难，才找你。谁不知道你——林嘉伟，远近闻名的高考状元。”在第三医院旁边的一个小餐馆里，嘉伟和他的远亲推杯换盏。“状元可不敢当，前十名没问题。”少年得志的嘉伟是多么自负，可他哪里知道，正是由于自己太自负，才迈出了彻底改变人生几乎毁灭自己的危险的一步。“帮帮忙，想想办法。五支十支不嫌少，四十支五十支不嫌多。”说着远亲从皮包里掏出一千元钱交给嘉伟。“这一千块和那几十万元住院费比起来是小意思。”1000块，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新年时丹羽要带嘉伟拜见未来的岳父岳母，刚好用它买点见面礼，而且在堂兄嘉耀的极力倡议下，嘉伟现在正准备考TOEFL，这点钱还能报名参加个辅导班。

当天晚上，面红耳赤的嘉伟带着一身酒气回到他正在



实习的外科病房，一边翻看病人的病历一边想着远亲的话。癌症晚期，晚期……哎！这样可不可以？”我的护士姐姐，我毕业论文的内容需要采集癌症晚期病人的一些临床表现，以后这三个由我管辖的癌症晚期病人再要注射杜冷丁，都由我亲自完成。”嘉伟对一个值班护士讲。“哎呦，小林大夫，还没毕业就这么积极呀？要当白求恩呐？”“护士姐姐，不要挖苦人吗，我的要求可以吗？”“你自己愿意，我没意见。”

一个星期前，福建沿海破获了一个贩毒团伙，嘉伟的远亲在出售毒品杜冷丁时当场被擒。这位远亲是个毒品贩子，找嘉伟搞杜冷丁根本不是给什么“癌症晚期病人”用，而是用于贩毒。顺藤摸瓜，公安机关找到了嘉伟。“林嘉伟虽然是受人蒙骗，被人利用，但他暗中用安眠药注射液代替杜冷丁为病人注射，截留并转移几十只杜冷丁，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也同样触犯了法律。”公安人员最后说。

丹羽只觉得自己是一块海上的浮冰，大脑凝固了，血液也凝固了，不知要漂向哪里。“这件事你知道吗？”韩老师问丹羽。“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实习部主任朱老师又问丹羽：“嘉伟让你找过杜冷丁吗？”“没有，他从来没提过。”史老师问：“你知道还有什么人找嘉伟要杜冷丁吗？”“不知道，就连他那个远亲我也从来没见过。”“丹羽同学，你不用怕，配合公安机关执法是公民的义务，我们不会放过坏人，也不会冤枉好人，只要你与此事确实无关，我们不会搞株连。”丹羽离开办公室时，一位警察和蔼地安慰丹羽。“我现在能见嘉伟吗？”“还不能，要等案情查明，再作决定。”

SEA *Hai Na Bian*

新年前几天,在年级会上朱老师宣读了这样的通报:即将毕业的林嘉伟同学,因受贩毒分子的欺骗利用,在对病人治疗时,用冬眠灵注射液替代杜冷丁注射液,偷换截流杜冷丁23只,被犯罪分子用于贩毒活动。林嘉伟此行严重违反校纪国法,给病人造成损失,也严重损害燕都医科大学的声誉。本应给以刑事处罚,但念其年轻幼稚,纯属被人利用,在校期间表现一贯良好,故免于起诉,给予开除学籍,开除团籍的处分,将于近日由我校老师陪同返回其居住地福建长乐。

新年,本来是丹羽带嘉伟见父母的日子,可却变成了丹羽帮即将回家乡的嘉伟收拾行李的时间。头天晚上,丹羽强忍着眼眶里的泪水,对已年过半百、在厨房里忙着准备鸡鸭鱼肉的父母轻轻说了句:“爸妈,你们不用忙了,嘉伟他明天不来了。我们分手了。”两位老人面面相觑,惊得一时语塞。没等听清父母的回答,丹羽跑进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门,倒在床上蒙头大哭。经过一个不眠之夜,丹羽瘦了,眼睛周围多了一道黑圈。

见到在看守所里呆了近一个月的恋人,丹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嘉伟面容消瘦,头发蓬乱。长长的胡子像一丛蒿草,龋龋的衣服散发着一股怪味。“嘉伟!”嘉伟抚摸着扑倒在自己怀里的丹羽,抚摸着她的一头秀发,无言以对,只有大滴大滴的泪珠滚滚落下。两人默默无语地收拾行李,可他们的心中却像暴风雨来临之际的怒海。

“难道就这样分开了?是暂时的还是永远?嘉伟,你能不

能承受这个打击？你如何面对你的父母亲人，如何面对各种异样的目光和流言？如何去面对你今后漫长的人生？”丹羽在心中自语。“丹羽，今天我才知道什么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请原谅我带给你的痛苦。假如有人因为我而对你指指点点，冷言冷语，你怎么办？永远地彻底地忘掉我吧！”这样的话语在嘉伟的脑海中回响。一对曾是多么幸福的恋人，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命运。

“明天不要来送我！绝对不许！”送丹羽回家的路上，嘉伟告诉她。目送载着丹羽的汽车远去，嘉伟呆立在寒风中一动不动。丹羽，燕都医科大学，已经在一瞬间化作一个遥远的梦，可他的手还是热的，刚刚被丹羽握过；他的唇还是热的，刚刚被丹羽吻过；他的面颊还留着丹羽的发香。丹羽，丹羽！嘉伟就这么在心中默念着丹羽的名字，转身投入茫茫夜色。

丹羽变了，变得沉默少语，不苟笑言。原来顾盼流盼的双眼变得目不斜视，从喜爱结交朋友变得离群索居。最大的变化是近乎于疯狂的刻苦学习，丹羽也说不清这么拼命的学习是为了得到什么，还是为了摆脱什么。在家里的时候，丹羽有时会凭窗远眺，一看就是大半天，脸上还会浮现出古怪的笑容，嘴里还会嘟囔一些谁也听不懂的怪话。每当这时，丹羽妈就会问丹羽爸：“她爸，咱家丹羽不会得了什么病吧？”丹羽爸就急急地叫：“带闺女出去遛遛，转转，她想要什么就给买什么。”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半，丹羽终于迎来了她的毕业

SEA Hai Na Bian

典礼。在这一年半中丹羽给嘉伟写了几十封信,可不见一点回音。

2

在南方边境,有一处中外驰名的旅游胜地——西双版纳。这里有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有世间罕见的奇花异草,珍禽猛兽,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

就在丹羽毕业这一年,还没到中秋节的时候,这天傍晚时分,西双版纳长途汽车站开来一辆满身污泥,丁当乱响的长途客车。乘客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鱼贯而下,下车后有的走进车站旁边的小饭馆,有的来到路边买旅游纪念品的小摊前,有的坐上招揽客人的旅店班车。不大的车站经过片刻的喧嚣又旋即安静了下来。

乘客们渐渐走光了,可有一个“黑脸汉子”还在车站边悠闲地走来走去。这人身材适中,皮肤黝黑,梳小平头,一副大墨镜挡住双眼,薄薄的嘴唇被烟薰成紫黑色。白色短袖T恤紧裹着肌肉发达的前胸和粗粗的上臂,下身着一条蓝色牛仔裤,脚上是一双“耐克”旅游鞋,后背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双肩背包。旁人一看便知,这个男人是长年风吹日晒,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他在车站四周转了一圈,最后来到一块写着“欢迎您到西双版纳来”的大广告牌前,从裤兜里掏出一盒万宝路香烟,点燃一支,边抽边四处张望。

烟只抽了一半,从一条公路上开来一辆在西双版纳随

处可见的小面包车，乍一看，和那些旅店班车没什么两样。“黑脸汉子”盯着小面包看了片刻，又抬腕看看手表，随手把还没抽完的半截万宝路掐灭，扔在地上。小面包车路边停稳，一个傣族打扮的人缓步下车，先朝“黑脸汉子”这边看了两眼，又向四周极谨慎地看了一圈，确认没人注意他时才走向“黑脸汉子。”“你叫什么名字？”“堂弟。”“你来西双版纳干什么？”“要去美国。”“到美国找谁？”“堂兄。”暗语对过，准确无误。“黑脸汉子”跟随傣族人上了小面包，傣族人一踩油门，小面包车便沿着一条乡村土路风驰电掣般向密林深处驶去。

经过几个小时让人散架的颠簸，凌晨时分，小面包在山坡上的一栋木房子前停了下来，傣族人带着“黑脸汉子”推门进屋。一进屋，是一个大厅，厅中间摆着一个木头方桌，在一盏昏暗油灯的阴影里，四五个人正低声吆喝着赌牌，墙角有三张单人床，床上乱七八糟堆着一团被褥，还放着几条枪。厅的一面墙上有个锁着一条粗铁链的木栅栏门，从缝隙里隐约看见里面是一个大房间，房间里或蹲或站挤满了人。

看有人进屋，一个膀大腰圆、满脸横肉，前胸长满护胸毛的大个子男子从座椅上慢慢站起来。“接来了？”“是，接来了。堂弟，去美国找堂兄的。”“没你事了。拿赏钱走吧。”随着话音，100元人民币飘落在傣族汉子脚下。“谢老大。”傣族汉子捡起钱忙不迭地跑开了。

那个被称为老大的人走到“黑脸汉子”跟前围着他转了

SEA Hai Na Bian

一圈，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又盯着他的脸用低沉的嗓音说：“把墨镜摘下来。”“黑脸汉子”从容不迫地摘下墨镜，以鹰的锐利目光盯着老大。相持片刻，老大返身折回桌边，斜依着桌沿，用眼角瞟着“黑脸汉子”缓缓地说：“这条路是不归路，要是胆小鬼可走不了。你要是怕，后悔，想回头，现在还来得及。”话音未落，“黑脸汉子”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怕，要怕就不来了。死我也要死在这条路上。”“好！有种！”随着这句话，灯影里的人都回头看着“黑脸汉子”。“那就要守我们这里的规矩。先交五百美金保护费，再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万一你路上有什么闪失我们好往家里送个信。”“黑脸汉子”闻言，在背包里摸索了一阵，掏出一个纸卷，扔到老大面前，老大捡起迅速点起来。“不多不少刚好五百美金。身份证呢？”“黑脸汉子”又“啪”地把一个塑料卡片扔到桌子上，老大抄起来借着灯光轻声念着：“林嘉伟，男，二十五岁，福建长乐人。”

不错，这个神秘的“黑脸汉子”就是丹羽的初恋情人，曾在燕都医科大学就读的林嘉伟。自从离开燕都医科大学，嘉伟把在燕都医科大学的一切都深深埋藏在心灵深处一个难以触及的角落，连同过去的嘉伟，也被他埋掉了。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面对哭泣的爹娘，他曾想过以死了结痛苦，可多少次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他作过伐木工，作过出海捕鱼工，还作过泥瓦匠。一双曾经拿过听诊器、手术刀的白白嫩嫩的手变得粗糙如锉，布满老茧。



这一两年中，丹羽寄给他的每一封信他都反复读过，多少次他想提笔回信，可欲言又止：写什么？难道告诉丹羽自己现在已经沦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体力劳动者？难道告诉她自己每天不是烧窑搬砖就是打渔伐木？等我林嘉伟哪天东山再起，出人头地再告诉丹羽也不迟。

美国的堂兄嘉耀很是同情嘉伟的处境，本来他是想等堂弟大学毕业后，先让他考 TOEFL、GRE，再帮他联系到美国留学。可“人算不如天算”，嘉伟的命运巨变令嘉耀咋舌。经过一个多月的寻找联系，嘉伟终于找到一个专门从事偷渡的“蛇头”，踏上了这条千辛万苦、九死一生的偷渡之旅，成了一名“人蛇”。

当嘉伟结束这段回忆的时候，他和其他几十名“人蛇”已经离开那间小木屋两天两夜了。这两天两夜中，“人蛇”们在老大一伙的带领下，跋山涉水，穷命狂奔，每个人都蓬头垢面，满身污泥。有些“人蛇”还带了成箱的高级衣物，可都被老大没收的没收，扔掉的扔掉。还有些“人蛇”体力不支，半路掉队，被老大和他的娄罗们一通拳打脚踢，破口大骂：他妈的，在这躺下，要不饿死，要不就让边防军抓住坐牢，要不就喂狼！这支“人蛇”队伍中还有两个年轻姑娘，被眼前的情景吓得哭了一路。

天色微明，他们来到了一条大河边，河水在晨曦的映照下，银光粼粼。看到这条河，嘉伟一下子想起了燕都医科大学门前的那条护城河，想起他和丹羽无数次在河边散步的情景。